

社会变革，江湖也要**变革**，50年来最令人咋舌的**江湖往事**，
秘传拳法最后的**悲壮挽歌**。

江湖 凶猛

欧阳乾 

《黑市拳》《至柔》人气作家欧阳乾
最新力作，向老舍先生《断魂枪》
致敬作品。

新派江湖小说扛鼎力作，以最独特的视角
展现那个别样的江湖。

目 录
CONTENTS



001	引子
004	第一章 曹州城
027	第二章 带艺不投师
046	第三章 七月讨逆
068	第四章 官宦家子弟
090	第五章 密传佛汉
113	第六章 情窦初开
128	第七章 械斗的代价
149	第八章 大学生涯
166	第九章 那座少林古刹
190	第十章 草莽江湖
211	第十一章 大混子
225	第十二章 师弟是第一红棍
243	第十三章 归去来兮
264	第十四章 尾声



引

子

黄河之东，曹州城。

2008年7月底8月初。奥运会开幕式的前夕。距离马腾被枪毙的时间已经过去了十年，距离晏五自杀的日子也已经过去了五年。距离曹州城武侠时代的结束还有一天。

这最后一天是留给我的。

太阳像抽风了一样肆虐地照着大地，中午出奇地热。听不到蝉的聒噪声，也听不到城管赶小贩的喝斥声，柏油马路都快被晒化了，吱吱地往外冒着油，鼓出一个又一个的气泡——这劣质的马路。在这条耗资完全不透明的马路上，一个人都没有，空旷得就像一幅诡异的后现代主义油画。在油画的尽头，只有我一个人，和热得没了精神的秋江帮穷。

我搬了一张桌子坐在路上，上面放着两个刚从井里捞出来的西瓜。用手捶开一个，我抓起一把瓜瓢放进嘴里，一股甘甜沁入全身。没有塑化剂，不含三聚氰胺，有没有转基因尚不清楚。我放了半块瓜给秋江帮穷，它本来热得趴在桌子底下吐舌头，一闻到西瓜的味道立刻来了精神，窜过来摇头摆尾地吃起来，恨不得把狗头都扎进去。

在一个西瓜吃完，第二个西瓜还没来得及吃的时候，秋江帮穷一下站了起来，警惕地竖起了耳朵，嘴上沾的全是红色的瓜瓢。我暗道一声，来了。

马路对面出现了一条黑色的地平线，这条地平线慢慢前移，逐渐变成了一



群人。炎热的空气扭曲着视线，把这群人拉扯得有些模糊。直到走到我的面前，他们的嘴脸才基本定型。

这一群人40多个，大都是城里来的混子。染着黄毛，或是光头，打着耳钉，或是唇环。裸露的膀子上基本都有文身，要么文了一个“爱”，要么文了一个“恨”，最多的就是文了一个“忍”。还有一个离我很近的光头，他的膀子上文了一个“我爱旻”，然后用一支箭穿了过去。那箭头盖住了一个“爱”字和半拉“旻”字，怎么看都是“我日”。

这群人在我面前停下了，不足五米。在他们脚下有一条我画的白线。秋江帮穷皱起鼻子，喉咙里发出了一声威胁性的低吼。双方对峙，阳光暴晒，没有人再往前走一步。

副县长鲁二炮抹着秃头上淌下来的汗，揪着贴在身上湿透了的衣服，讨好地看了一眼旁边的房地产开发商，低头哈腰的模样就像电视上演的汉奸。他随即换了一副面孔，挺起硕大的肚子朝我吼道：“区明，你想干什么！”

我简洁地答道：“拦。”

“你拦什么你……”鲁二炮的双手像请菩萨似的指着身后的白胖男人说：“这是张总，市里都接待过的，是大人物，我警告你不要在这捣乱……”

我眯起眼睛看着他们，我在观察谁敢逾越脚下的白线。

鲁二炮见我不答理他，脸上一阵抽搐，又说：“我警告你区明，暴力抗拆可是犯法的！”

“暴力抗拆犯法？”我把视线挪到了他那张肥脸上：“那贪污犯不犯法？受贿犯不犯法？公款吃喝犯不犯法？玩小姐包二奶犯不犯法？要暴力抗拆犯法，你们都得凌迟处死，剁碎喂狗。”

“你，你，你……”鲁二炮指着我一连说了三个“你”字，像嗓子眼里塞了把驴毛。房产商耐不住性子，抬腿就要迈过白线。鲁二炮一把拽住了他，哆嗦着说：“张总，你先别……”

后面有一黄毛叫道：“我操，这小子谁啊！”

“我是你大爷。”我对着他们亮出了中指，缓缓朝下，猛地朝桌上的绿皮西瓜捅了下去。“噗”的一声，直没指根。熟透的西瓜接着炸开了一道裂缝，那青色的瓜皮有二指多厚。淌出的汁水顺着桌角蜿蜒而动，流成了一道红色的河。

看着他们错愕的表情，我说：“看到地上那道白线了吗？我只说一次，这道白线，谁过谁死。”

鲁二炮的脸顿时变成了死灰色，大厚黑紫嘴唇不停地颤抖：“刁……刁民！你给我……滚蛋！”

我笑了。我当然是刁民，虽然我上小学的时候宁肯不吃饭也不会上课迟到，上初中的时候还想着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但是，我不能滚蛋。如果我就这么滚蛋了，那就代表着武侠时代的彻底终结。

我必须要让它多存在一段时间。

哪怕，只有一天。





第 曹 一 州 章 城

(一)

我记得那是1994年的夏天，芒种。皇历上写着：冲龙煞北，大利西南。宜出行，忌装逼。

马腾已经在我家门口站了三天了，整整三天，没日没夜的三天。我每天上学出去，放学回来，都看到他在门口站着，并且站的还都是同一个位置——跟院门上的一副掉色的对联形成一个直角，仿佛从来就没有移动过。

在第三天放学的时候，我终于受不了了，对他说：“你还是走吧。”

马腾动动干裂的嘴唇，伸出舌头舔了一下：“我不走。”

我说：“你走吧，我二叔不会答应的。”

马腾说：“那我就一直站着。”

这让我很尴尬，过路的人都开始朝这边指指点点，喁喁私语，好像我家做了什么缺德事，被苦主找上了门不依不饶。我说：“你多长时间没吃东西了？”

“三天了。”马腾眯起了眼睛，“就昨天喝了点水。”

我说：“你可别死在我家门口，那可麻烦了。”

马腾说：“放心吧。我要是觉得自己快死了，我就走。”

我很无奈：“你不吃东西行，但你总不能不上厕所吧？”

马腾抬手指了指：“都是晚上的时候，在那。”



顺着马腾手指的方向，有一堵红色的砖墙，上面刷着一排白色的大字标语：左面是“提倡一胎，打击二胎，杜绝三胎”，右面是“禁止在此大小便，谁尿谁是狗”。

我说：“家里还有馒头，给你拿个吧。”

马腾摇摇头：“吃不下去。饿过劲了。”

“唉，那我不管你了。”我叹了一口气。

“嗯，不用管我。”马腾虚弱地点了点头。

我走进屋里放下书包，说：“二叔，你看那个马腾还在外面站着呢。”

“不用管他。”二叔正在捣鼓那台黑白电视机，往屏幕上贴着什么。他抬起头说，“再熬两天，站够了他就走了。”

二叔说完，又低下头继续忙活了。我翻开课本温书，明天政治老师要检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背不下来的要站一堂课。但我怎么也读不下去，却不自觉地想起马腾的事情来。

当时我念初一，成绩平平，略显尴尬。可戴着眼镜的女班主任总跟我过不去，老是让我叫家长。上了初中还被叫家长是一件很丢人的事情，虽然我极力避免，但总逃不脱被叫的噩运。据事后的粗略统计，一个学期内我共叫过8次家长，平均每个月要叫2次，每个周要叫0.5次，每天要叫0.07次。也许这个数据很微小，简直不值一提。可当你始终处在一种叫家长的阴影中，每天的0.07都是致命的折磨，它比0.07克氰化钾更让你痛苦不堪。我甚至怀疑脾气暴躁的女班主任看上了我二叔，屡次叫家长只是满足她心理需求的一个借口。理由就是同班同学费强非常操蛋，上课最喜欢干的事情就是吃零食和放屁，下课最喜欢干的事情就是扒女生的裤子，但他家长一次也没被叫过。我见过他爹，他爹是县教育局的局长，经常开着小车接他回家。他爹长得很丑，鼓起的眼泡就像一只让人生畏的大癞蛤蟆。

或许我的解释有些勉强，但女班主任总是有各种借口让我叫家长过来。第一次叫家长是因为我考试带了小抄。但那不怨我，当时班里全这样——那些年，我们一起带的小抄。但班主任却偏偏瞄上了我，杀鸡儆猴，叫了家长，从此开了一发不可收拾的先河。

马腾事件不久前，她又把我叫到办公室，叉着腰问我：“知道为啥叫你来办公室不？”

我看着她镜片后面莫测的眼神，谨慎地摇了摇头。

女班主任手里一晃，不知道什么时候多了一个本子，像在玩近景魔术。接着“啪”的一声摔在了桌上，指着本子说：“你自己好好看看！”

我睁大眼睛,没错,那是我的作文本,昨天刚交的。作文的题目是“狗是人类的朋友,请以狗的口吻给人类写一封信”。

我说:“咋了?”

“咋了?”女班主任把本子打开递到我眼前:“你写的啥,自己念一遍!”

我犹豫了一下,念道:“汪,汪汪……”

刚念两句,女班主任又一次把本子摔在了桌上,狠狠地叫道:“你还真念啊!”

我解释道:“老师,其实这是我做的一次大胆的尝试,主要是想突出狗……”

“狗屁!你突出个狗屁你!”我话没说完就被粗暴的打断了,女班主任的眼睛在镜片后面放出凛冽的光芒:“明天叫你家长来一趟!”

离开办公室后,我很沮丧。看来小学以及初中的作文都是不能实话实说的,不知道到了高中会不会好点。所以我迫切地想升入高一,早点让自己长大,那样能够说更多的实话。可惜的是,我才初一。

并且我上的还是一所升学率不错的初中,这让我感觉压力很大。学校广播里经常说,要好好学习,才能对得起领导们的关怀。可我学习一直不好,总觉得一直对不起领导们。所幸最后终于明白,原来领导们根本不认识我,他们最关心的是自己的女下属,压根就没我什么事。

就因为一句广播,害我自作多情好些年。

在放学的路上,我一直在想以什么样的借口叫二叔来学校。不管编什么谎话,挨顿揍是必不可少的。从记事开始,就是二叔把我带大的,他对我颇为严厉,尤其是学习方面。二叔在汽修厂上班,闲时在家中院里教拳,带几个零散徒弟。曹州城武风盛行,练拳的不少。

不过跟着二叔的徒弟寥寥几个,属于玩票性质。其实二叔的功夫不弱,只是别人千方百计想学的东西他却偏偏不教。他说,他想让那门功夫烂在自己的手里。

在我的记忆里,一切波折的起因都是因为这个。要是二叔不练拳,或者二叔的拳练得不好,我想我的整个人生会安定许多。不光是我,或许整个曹州城也会安生许多。

到了家门口,我正要推门而入,忽然停住了。我悄悄透过门缝往里看,院子里站着几个陌生的年轻人,清一色的青衣盘扣、硬底薄靴,练家子打扮。为首的一个朝二叔拱拱手,左脸颊上一块大青色的胎记遮住了半边眼睛,端的骇人。他说:“盘子不踩不正,暗线不顺不明。区师父,我也递过门槛了。实话招呼,咱们之间没梁子,这次来就是跟您对对盘,亮亮青子。”



这人说的是江湖上的黑话，黄河滩那片练拳的见了面，都讲这个。意思是说，我已经自报了门派，说实话，咱们之间没有过节，就是想跟你切磋切磋，试试本事。

二叔笑了笑，也拱手抱拳说道：“并肩子合吾，一个城里的。挂彩喂水就怕碎。一套穿心锁子甲，半盏雨后碧螺春。咱们讨个茶话。”

道上不成文的规矩，别人说行话，你要是这个圈里的，也得拿行话应对，要不显得不专业。二叔的意思是说，大家都是同行，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挂点彩还好说，但万一整出人命了，可是麻烦事。不如说说话吃个饭得了。

那青年嘿嘿一笑，神色之间颇是倨傲：“挂彩喂水就怕碎。怕你碎还是怕我碎？”

二叔说：“踩的盘子不正，顺的暗线不明。谁碎了都不好。”

“不亮青子？”

“不亮。”

青年顿了一下，仿佛有些急躁，也不讲切口了，又道：“咱也别整这么多盘道了，您要是真不想动手，我们也不强求。可有一样，你亮出那套密传佛汉的本事，让我们瞧瞧。”

二叔说：“大兄弟，你既然来了我这儿，应该是知道规矩。我那套拳不传外人，除了防身，也不人前显露。”

青年摸了摸脸颊上的胎记，仿佛在沉思，又抬头说道：“区师父的意思是，要我逼着你防身了？”

二叔沉默不语，皱起了眉头。我一看这就要动起手来，赶紧一脚把院门踹开，故意大声说着：“二叔，我回来了！”

几个人被吓了一跳，都往后站了站，气氛略有些尴尬。我佯装不知，打量着他们问二叔：“谁啊这都是？”

“区明，没你事，先出去玩会儿。”二叔从兜里掏出三块钱递给我，“去你杜姨那喝碗羊肉汤去。”

我接过钱说：“二叔，明天老师叫你去一趟。”

二叔果然没工夫答理我，朝我摆摆手道：“知道了，你快出去吧。把大门关好。”

我犹豫了一下，关紧了院门。这样的事情不是头一次见。打小的印象里，奔着“密传佛汉”的名头来找二叔切磋挑战的，每年都有个七八回。我已经习以为常。二叔不愿意让我看，我就不看，只要有羊肉汤喝就行。

在那个物质尚且匮乏的年代里，一碗羊肉汤对于我的诱惑几乎处于无敌状

态。说到这里，先简要地介绍一下曹州城。曹州城是一座古城，在鲁地西南，下辖八县。史书上说此地“民风悍勇，多匪气，草莽横行”。一句话就把全城的老百姓定了性，但因为是古代官方文件，谁要觉得不妥那就是“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而其他大部分的老百姓就会变成“不明真相的群众”。所以曹州城一直是这么个形象定位，没人给它平反。况且，曹州城确实还保留着整个黄河流域仅存的最后一片武林，在八九十年代的中国摇摇欲坠，苟延残喘。

这一番描述显得曹州城很落后，很不发展很不和谐。其实也不全是这样，一座偌大的城池，还是可以找到不少亮点的。在70年代，城里最好的建筑是歌舞厅和县政府。80年代，最好的建筑是夜总会和县政府。90年代，最好的建筑是洗浴中心和县政府。县政府作为某种代表，很大气地坚持着与时俱进的优秀传统，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学了代数之后，我就想其实两个建筑里的人大可以化繁为简，都搬到一个建筑里去住，这在术语上叫合并同类项。

我家住的后面就是一条老街，一条非常老非常老的街，老到周围的房子青砖斑驳，根本不知道是哪个时代遗留下来的。一条几乎没有水流的河上有一座同样斑驳的石桥，上面还雕刻着难以辨认的篆字。这一切都是老街的身份象征，是它虽然斑驳但依然能在这个世界上存在下去的资本。

老街平时颇为热闹，卖老鼠药的卖铁器的卖梅兰竹菊的都有。只不过那天已近黄昏，街上有些冷清。我的目的地是老街的尽头，那里有家羊肉汤馆子，三代祖传，味道一流。更重要的是，可以无限添汤。店主是个丧偶的中年寡妇，姓杜。杜姨长得标致，但一直没有再嫁。她每天做的汤把人喝得肚儿圆，自己却在恪守着“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古训。每当我坐在店里，喊道“杜姨，来碗汤”的时候，幸福指数顿时飙至极点，那种期待感简直可以秒杀一切。

我手里攥着皱巴巴的三块钱，随着每一步的走动，期待感都在慢慢地升温，让我想起来那只泡在温水里的青蛙。其实关于这个，有一个不能说的秘密，虽然在这里我还是说了出来。

我跟同学王二胖子做过一个大逆不道的实验。王二胖子抓了几只身强力壮的青蛙，把一只丢在锅里的冷水里，然后慢慢加热。本来安逸游弋的青蛙焦躁起来，我说，难道它要跳了？

就在我说话的一瞬间，灭绝人性的王二胖子竟然拿了一个网罩扣在锅上，然后青蛙开始疯狂跳跃，试图逃生，但都被网罩拦了下来。我一把推开王二胖子拿掉网罩，青蛙一跃而出。

我跟王二胖子面面相觑，良久无言。过了会儿，王二胖子说：“这跟书上写的不一样啊，蛤蟆应该慢慢死在水里啊。”



我说：“可能是笔误。”

王二胖子站起来，默不作声地把水烧开。我知道他要干什么了，这家伙真是邪恶到底了。

王二胖子又抓起一只看起来比较强壮的青蛙，蠢蠢欲动。我往后退了一步，唯恐青蛙跃起的时候会溅到自己身上热水。王二胖子一松手，青蛙在空中还做着蹬腿的姿势，接着“扑通”一声掉进了水里。我暗道，它要跳了。

说时迟，那时快。青蛙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烫死在了锅里。我跟王二胖子目瞪口呆了半天，过了会儿，王二胖子说：“这应该是个意外。”

我知道他还想再试，赶紧说：“别弄了，青蛙又不是傻子。”

王二胖子盯着青蛙的尸体说：“温水煮青蛙的故事，是语文书上还是政治书上的来着？”

我说：“我记得好像是政治书上的。”

王二胖子的脸色一下变了：“区明，今天的事你千万不要说出去，只有你知我知。”

我说：“放心吧，我懂。”

王二胖子又说：“你看那只青蛙，它是不是到死也不明真相？”

我说：“其实它明白。不过它被你抓住了，没有办法。”

关于那只为了王二胖子忤逆真理而献身的青蛙到底明不明白真相，我们又争论了半天，结果是它可能明，也可能不明，反正又没有大量青蛙过来围观，我们也不必为此争得焦头烂额。没有围观就一切都好说，于是这件事就成了一个静悄悄的秘密。

我走在老街上，满心都想着羊肉汤，忽然听到有人叫我：“这位小哥，请留步。”

我下意识地停住了步子，像中了某种魔咒。转头去看，一个穿着深蓝色道袍的枯瘦道士正盯着我。这个人瘦得两颊如削，头上绾了一个发髻，一缕黄胡子倒扎在下巴上，稀疏的都能数得过来。他在路边摆了一个小摊，上面写着“麻衣神相，一测无常”。我光顾着想事了，没注意到还有这么一号人物。那道士深陷的眼窝中流露出深邃的目光，若即若离地在我手上攥着的三块钱上打转。

算命的我见得多了，但打扮得如此专业的还真是不多见。我问：“你叫我？”

瘦道士说：“是。你我遇到即是有缘。这位小哥，我可以给你算一卦。”

我问：“算一卦多少钱？”

瘦道士说：“我正要收摊，刚巧遇到你，算是缘分。别人都要五块，我算你三块就行。”

我暗想这家伙好毒的眼力，钱被攥成这样还能看出来。正要迈步离开，又鬼使神差地问了一句：“算得准吗？”

“准，准得很。”瘦道士又补上了一句，“不准不要钱。”

我心想他肯定算不准，就是骗吃骗喝的嘴把式而已。我们学校门口靠这个混饭吃的多去了，只不过都没他这身行头专业。我说：“真的不要钱？”

瘦道士强调道：“是算得不准不要钱。”

“那好。”我往他跟前一站，“你算算我叫啥。能算出来，这三块钱给你。”

(二)

瘦道士捋着自己的胡子，摇摇头说：“算不出来。”

我愣了一下，问他：“那你都能算出来啥？”

“看到了吗？”瘦道士指指自己的桌子，“麻衣神相，一测无常。我只算无常的，有常的我不算。你的名字已经取好了，就是有常的，我不算这个。只测未来，不测过去。”

我一听这话，扭头就走。刚迈步，瘦道士就叫道：“小哥，告诉我名字，我先免费给你算一卦。算得不准，分文不收。”

我站住了脚步，心道给他次机会。说：“我叫区明。”

“哪个区？”

“欧洲的欧，去掉那个欠。”

瘦道士笑了：“好名字，干净简洁。区，古姓。明，不暗也。人生无常，命已既定。比如今天这里你我相遇，就是命数。小哥，你信吗？”

我没说话，在等着他说出个子丑寅卯来。只要下一句还这么空洞无物，我拔腿就走。味蕾早已作怪，赶着要喝那羊肉汤。

瘦道士没有再说话，他伸出右手，探进桌子下面的一个匣子里。那匣子不大，跟手提箱差不多，略宽，黑色的匣身上布满了朱红色的八卦图，看起来神秘莫测，像是一个古物。瘦道士闭着眼睛，口中念念有词，手随即从匣子里拿出来，多了一张折叠的草纸。他把纸递给我，说：“小哥，打开看看。”

我接过草纸，心道这等粗劣的把戏简直无聊。里面肯定写的什么“出门得利，求财容易”之类的。我们学校门口那些算命的都这套词汇，基本没什么新意，上次严打一下就进去了八个，有个瞎子被带上车之前还对着民警哆哆嗦嗦地说：“我早就算到你们会来……”



那民警觉得好笑，问：“那你还不跑？”

“我不能跑，我得给年轻人做个表率。我们家祖传三辈都干这个……得讲职业道德……”瞎子上车之前还留下了一句死拽到底的话，“风雨欲来鸦去尽，独留老鹤守寒梅。”

王二胖子当时挤在最前面看的热闹，回来还跟我讲，别看说得一套一套的，其实那老头根本不瞎。

我说何以见得？

王二胖子说当时人很多，一个女老师的裙子不知道怎么被拽掉了，就剩了个红裤衩子。人还没开始起哄，那瞎子就麻溜地转头瞅了过去。

我心道原来如此，怪不得人家往他跟前一站，他翻翻白眼珠子就知道是男是女呢。从那以后，我愈发觉得算命的其实就是一群油嘴滑舌之徒。

瘦道士见我出神，不由催促道：“小哥，拆开看看啊。”

我心里嗤笑一声，展开了折叠的草纸。顿时，一股寒意顺着脊椎骨“嗖”地蹿了上来，直达脑仁。像有人在后面捏着我的皮一样，后脊梁一阵发紧。

纸上写着五个毛笔字，楷体，工工整整。

“区明，孤，大凶。”

我有一种被雷劈了的感觉。

瘦道士捻须不语，眯着眼睛看着我，目光如同射过西瓜的子弹一般把我穿透，让我感觉自己一丝不挂地站在他面前，所有隐藏在心里的那点小秘密都像账本一样摊开了任人浏览。我盯着草纸上的名字使劲看，试图从中发现一点蹊跷来，结果越看越觉得那像是生死簿里随便勾出来的一笔，我后背上的皮都快紧到一块去了。

“小哥，怎么不说话？”瘦道士问道。

我醒了醒神，说：“你什么时候把我的名字写上去的？”

话一出口我就想到了，这老道从头到尾手里都没有拿笔。那匣子里纵然有笔，他也不可能在瞬间把我的名字写上去，还能把纸折叠起来。一只手在眨眼间的工夫内根本办不成这事。

瘦道士并未答话，眼神在我脸上以及钱上游离，变幻莫测。

我愈发心慌，心脏怦怦乱跳几乎到了嗓子眼，只要一张嘴它就能出去。真是见鬼了，我又不认识他，他怎么能拿出一张写着名字的纸呢。莫不成，这老道是狐狸变的？

我被这念头吓了一跳，不自觉地后退了一步。抬头看看老道那瘦削的脸颊，怎么瞅怎么像个老狐狸。我想开口问他，话却在嘴里打转死活也出不去。倒

是那瘦老道先说话了：“小哥，你看，大凶——大凶懂吗？就是很不吉利啊。这纸上的字不是我写的，这是你的命格。我只是从这匣子里把你的命格给拿了出来。”老道说着，又拍了拍布满朱漆的匣子，“这匣子有个讲头，叫伏羲先天匣，能测人的先天命格，一测一准。小哥，你看你这可是大凶啊，你……”

羊肉汤什么的我早就忘了，我盯着那只匣子，又盯着老道的脸，问：“你真会算命？”

瘦道士作嗔怪状：“当然真的，你都看着呢，这还有假？”

“这是大凶……”我盯着那两个字看，眼神控制不住地发直，“我得有灾了。”

瘦道士轻声解道：“小哥，破财免灾。我可以帮你。”

不用他再提点什么，我自动地把快攥成一体的三块钱呈上。老道接过了钱，瘦削的脸上挤出一点笑容，看上去又像一只黄鼠狼。他说：“你走吧。”

“啊？”我惊愕道。

“不用看你八字，我就知道你这命格先天大凶，一生都犯孤煞，命主贪狼，离你最亲近的人都会被你克死。你这条命啊，又臭又硬……”老道说到最后，闭着眼睛摇了摇头。

第一个跳出来的念头就是我二叔。我从生下来就没见过父母，是跟着二叔长大的，他就是我最亲近的人了。难道……父母就是被我给克死的？想到这里，我浑身打了一个寒战。如果以后二叔也被我克死，那我真是灾星了。我一说话，感觉自己的声音都变了：“那怎么办，你不是说能破财免灾吗？”

“所以你现在可以回家了。”老道把三块钱放进兜里，开始收摊，“事情交给我，你就放心吧。等我晚上回去就给你破了这个劫。”

我急道：“能破吗？”

“当然能破了，我是干啥的啊。不能破我收你三块钱？”老道收拾完摊子，拎着他那个“伏羲先天匣”走了，瘦削的身体穿着宽大的道袍看起来就像一只巨大的蝴蝶。我没有走，还站在原地，黄昏将到天气还没来得及发凉，我却忍不住哆嗦得如同风雨中的树叶。

那年我13岁。13年来，我第一次承受这样的恐惧，这样莫名的、突如其来的、没头没尾的恐惧。这短短的一分钟里，比我三个月里所有叫家长的次数累积起来的恐惧总和还要强大。那形容枯槁的老道拎着他的东西走了，却不知不觉地在我心里留下了一个蒙着脸的鬼。

我没精打采地往家走去，黄昏一过，天色便迅速地黯淡了下来。我推开门，已经不见了之前的那拨人。二叔问我：“喝羊肉汤了？”

“喝了。”我心不在焉地点点头，心道算命那事我得保密。



二叔又问：“你杜姨她挺好的吧。”

“挺好的。”我随口一诳，又问道，“二叔，来的那拨人呢？走了吗？”

“走了，被我打发走了。”二叔揉揉手背，又想起了什么，“对了，你不是说又要叫家长来着？”

“嗯。”我答应了一声，心道一切又回归到了原点。

“这次又是因为啥？”二叔的语气一下严厉了起来。

我嗫嚅道：“因为作文写得不好。”

“上次不是给你买了一本现代学生规范作文大全吗？你没读？”二叔质问道。

“读了，可我觉得他们写得都挺恶心的。”我小声地说。

“人家都恶心，就你天天叫家长不恶心！”二叔呛了我一句，说，“等明天见了老师再看看吧，不行再给你买本规范作文大全！我看你得好好补补了！”

我真想一头栽死自己。

第二天一早，二叔就跟着我去了学校办公室。一见那女班主任，二叔就陪着笑脸上去说：“老师啊，这孩子真是麻烦你了……”

“不是麻烦的事，你说这孩子……”女班主任拿过我的作业本给二叔看，“你看看这作文都写的啥？”

二叔拿过作文本看了起来，转瞬间脸色变了几变。随着二叔脸色的变化，我的心脏富有不同节奏地跳动着，时而轻快，时而沉重。女班主任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口气很是训诫：“这都已经初中了，作文还写成这样。我看他就是成心不好好学。”

“是，可是……”二叔有些为难地说，“老师啊，我觉得这作文写得……也没啥毛病啊。”

“啥？”女班主任在镜片后面瞪大了眼镜。

二叔迟疑了一下，试探性地说：“狗？不就是狗嘛？狗不就是汪汪的嘛，除了汪汪它还能叫唤成啥？要是喵喵的那就成猫了，哼哼的那就成猪了，老师你说是吧？”

“是以狗的口吻给人类写一封信，不是让狗说话。口吻，你懂吗？口吻……”女班主任点着本子，着急地解释道。

“口吻，哦，口吻我懂。可是……就我个人来说吧，我觉得这题目出的就有问题。”二叔沉思着说，“你看，这个狗是咋想的人怎么能知道呢，你不知道怎么用它的口吻来写呢？还有，你说这个人好好的为什么要用狗的口吻呢，人用人的口吻不就行了？另外，这个狗也分很多种的，你说要用哪种狗的口吻来写？是用大狗还是小狗？还是公狗、母狗、疯狗……”

女班主任已经崩溃了，她脸上凌人的气势像冷却的稀饭一样凝固了起来，表情看上去非常的夸张，具有一种强烈的视觉冲击力。我忍不住盯着她的脸看，那样复杂的表情能够在一张脸上得以静止的完美呈现真是非常的不可思议。二叔还在试图用朴素的语言阐述着自己的观点，我拽了拽他的衣服，他才注意到班主任吃屎的脸，猛地不好意思起来：“嗨……老师，这个我说的没错吧？呵呵，孩子在你这学习，你该打打该骂骂，千万别客气。孩子嘛，就不能惯着，现在惯他就等于害他。上完初中有高中，这以后的路还长着呢，最后还得考大学不是？有句老话怎么说来着，不考大学的士兵不是好学生……还是不考大学的将军不是好士兵？我也记不清了，反正就这个意思。孩子放你这，还需要你多批评教育，以后区明有什么不听话的，你尽管叫我来就是，我回家好好教育他。上次叫家长回去后，我拿棍子抽的他屁股，连着两根都打断了，裤子里面都是血……”

从那以后，一直到初中毕业，女班主任再也没有让我叫过家长。

那天放学之后我没有回家，而是直奔老街。我要找那个老道问问，他昨天晚上给我破了那个“大凶”没有。可是我到了老街之后，来回走了两遍，也没见到那老道的影子。太阳快要落山，我有些急了，问路边一个卖老鼠药的：“那个算命的今天没出摊？”

“哪个算命的？”

“就是那个……一个老道，昨天还在这摆摊的！”

“哦，那个啊，挺瘦的一个是吧？”

“是，是，就是他。他今天没出摊？”

“出摊了，出了一上午，中午就被派出所的人带走了。”

(三)

我在派出所门口一直等到了天黑，直到太阳完全落山，也没见到那老道的影子。我徘徊了良久想进去问问，可又害怕他们把我当成一伙的给抓起来。王二胖子跟我说过，凡是被抓进去的人不分青红皂白，先吃一顿杀威棒再说，没事的也给你打出事来。当时我对“杀威棒”这个东西充满了恐惧，就像处在青春期爱幻想的少女恐惧丑陋的男根一样。后来才知道王二胖子那厮只不过比我早看了一年《水浒》，才编出了这么个东西吓我，顺便炫耀自己的博闻。王二胖子的谎言被我戳穿之后，他又说其实现在的杀威棒更厉害，还都是带电的。

总之，对于杀威棒的恐惧扼杀了我进去寻找老道的冲动，在太阳完全隐匿



起来的时候,我悻悻地回到了家。好像有一件要做却没有做的事情搁在了心里,让人觉得浑身难受。二叔问我:“今天咋回来这么晚?”

我说:“在学校做作业来着。”

二叔问:“都做完了?”

“嗯……都做完了。”我略微有些心虚。

“那正好,明天周末了,跟我去趟西镇。”

“去西镇干嘛?”

二叔说:“铁坨周他娘过三年,我得过去。你一个人在家没法吃饭,跟着我一起去吧。”

铁坨周我认识,是西镇的一个拳师,练地躺拳的,跟二叔互有来往,在本地武术圈里小有名气。铁坨周不是他的本名,他本姓周,只因全身肤色黝黑,故人唤之“铁坨”,还开玩笑地问他是不是有非洲血统。他恼怒之余,痛定思痛,干脆就以非洲“铁坨”自居,并扬言老外跟中国人不同,人家是把名字放前面,姓放后面,为了以示革命的彻底性,他也不能叫周铁坨,而是叫铁坨周。

铁坨周在西镇混得风生水起,还收了不少徒弟。有个叫刘洪涛的徒弟非常仰慕他,言必称我师父如何如何。刘洪涛有一次去外地出差,在路边见一老外,主动过去打招呼说:“哈喽,我叫洪涛刘。”老外一翻白眼:“操,我他妈还方块七呢。”

铁坨周家大业大的,过三年摆的场子肯定比结婚都喜庆,去了能吃不少好东西。二叔说完,我欣然同意,找老道的事情暂时放到了脑后。

那个时代有些特殊,粮食虽不紧缺,也不富裕,但每个人无师自通地对自身有着一种天生的紧迫感,时刻处在一种“吃了上顿没下顿”的忧患意识里。在中国挺了这么多年的忧患,荒诞的体内流动着对于粮食的渴望,对于异性的渴望,对于公交车以及自习室占座的渴望,每个人都被变异的丛林法则所支配,要么逃生,要么淘汰。因为在上面对整天舒服得要死的人对你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想要活着,就得忧患,就得害怕。安乐不是你们的权利,永远不是。

第二天早晨起来我愣是一口稀饭没喝,就等着去铁坨周家饕餮了。我要尽可能地留着肚子。我打开院门,二叔去推自行车,这时候从门口悄无声息地走进一个人来。

我抬头一打量,这不是来过的那拨人领头的那个吗?不会有错,这人左眼角的大块青色胎记分外惹眼。他怎么又来了。

二叔看到是他,也有些意外。那人尴尬地站在门口,笑笑说:“区师父,出门啊。”